

笔友

## 第一部：快见面的笔友

有很多杂志上，都有“微求笔友”这一栏。

笔友不如是谁首先想出来的玩意儿，但不论是谁首创的，首创者一定是一个对心理学有极其深刻研究的人。

人是喜欢想像的，人的想像力，甚至无穷无尽，而且凭通信来交朋友，就可以使人的想像力有发挥的余地。

两个人，本来是绝不相识的，但是可以通过写信而变成相识，当他们相互之间，了解得十分深刻之际，他们就算是面对着面，却仍然可以不知对方就是自己的朋友，这又可以满足人的掩蔽心理。

人长喜欢公开自己心中的话，但同时又希望没有人知道自己是甚么人的。

许多无目的的犯罪，犯罪者就是基于这一点心理而从事犯罪的。

而正因为通信的另一方，可能根本不能和自己见面，所以笔友之间的“交谈”，有时反倒比天天见面的朋友更来得坦白。

最喜欢交笔友的年龄，当然和一个人最喜欢幻想的年龄是有关的：根据统计，大约呈十五岁到十八岁左右。

而高彩虹全年刚好十六足岁。

高彩虹是妻子的表妹，我结婚那一年，她还是跳跳蹦蹦，只喜欢吃冰淇淋和汽水的小女孩，但是几年一过，当她穿起高跟鞋、旗袍，眼睛上涂得五颜六色之际，你是绝不能将她和几年前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的了。

彩虹的生性恨活泼，一切流行的东西都会，她也喜欢交笔友。

我和彩虹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我是她的表姐夫，她见了我多少有点拘谨；我猜想她不怎么高与见到我，但是她和她的表姐倒是感情十分好的。

那一天，彩虹竟然破例走到我的面前，我正在场台上看报纸。

这几天的天气，很不正常，闷而湿热，在冬天有都样的天气，真是怪事。

彩虹来到了我的身前，叫了我一声。

我向她笑了笑，道：“你来了么？吃了饭再走，和你表姐多玩一会。”我和她之间，似乎只有那几句话可以说，而在经常，她一定是高高兴兴地答应着，转身走了开去。

可是今天，她的态度都有对不寻常。

她又叫了我一声，然后道：“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表姐夫。”我放下了报纸，道：“有甚么事，你只管说好了！”她脸上红了一下，神情十分腼腆，道：“表姐夫，我有一个朋友，明天要来见我。”她的话，听来实在是没头没脑的，她有一个朋友，明天要来见她，都和我有甚么关系？为甚么要找我来商量？但是我都没有说甚么，只是微笑着鼓励她说下去。

彩虹继续道：“我从来没有见遇他，表姐夫，我们是在信上认识的。”“噢，是笔友。”我明白了。

“是的，是笔友。”彩虹道。

“彩虹，”我略想了一想：“如果是笔友的话，都最好不要见面，很多笔友在一见面之后，从此以后就不再通信了。”彩虹睁了眼睛，道：“会有那样

的情形？”“当然会，而且还十分普遍，笔友是靠想像力在维持着的，而事实和想像，往往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所以见面之后，就……”我没有再说下去，彩虹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少女，她自然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彩虹低下头去，过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可是，表姐夫，我却非见他不可。”我有点不愉快，沉声道：“为甚座？”彩虹的脸颊红了起来，道：“因为……我爱他。”我陡地一呆，人聳反问道：“甚么？”也许是我那突如其来的一声反问，实在太大了，是以彩虹吓了老大一跳，连忙向后退去。

就在这时，妻子走了出来，扶住了彩虹，接着埋怨我道：“你看你，彩虹好意找你商量，你却将她吓了一大跳，她是将你当作兄长，才向你说出她心中话的！”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心中暗忖，如果我有一个妹妹，而她又对我说出那等荒谬的话来，我一定先给她一巴掌，再慢慢来教训她！

但是，彩虹却不是我的妹妹，她甚至不是我的表妹，而是白素的表妹，我当然不能打她，然而我又绝不能像是和我完全无关的人那样对她表示漠不关心，况且，我也难以掩饰我心中的那种滑稽之感。

我用一种十分奇怪的声调笑了起来，道：“原来是这样，你爱上了他，现在的男孩子真幸福，竟会有一个从来未曾见过面的少女爱上了他，彩虹，但连见也未曾见过他，这算是甚么爱情？”我自问我的责问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彩虹一定多少也曾感到她的所谓“爱上了他”是极其荒谬的了才对。

但是，我却完全料错了！

因为彩虹一听得我那样问她，立时睁大了眼，当我是一个星球怪人一样地望定了我，然后，又像是我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一样，摇了摇头。

再然后，她叹了一口气，道：“表姐夫，想不到你没有老，但是你却完全落伍了，你知道么？你们这样的人，已经发霉了！”她忽然那样指责我，倒使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我道：“我发霉了？或者是，比起你来，我自然没有那么新鲜，但是我希望听你新鲜的意见。”彩虹一挥手，摆出了一副演讲家的姿态来，道：“你刚才问我，连见也未曾见过面，那算是甚么爱情，对不对？这种问法，便是发旧的问法，是中古时代的[一见钟情”，现在，还讲这些么？”“一点也不，表姐夫，你该知道，爱情是心灵深处感情的交流，是人类最深切、最透彻的感情，都应该是触及灵魂深处的，而不应该是表面的。

而一个人，就算我一天看上二十小睛，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他的表面，而看不到他的内心的，是么？”想不到彩虹竟如此会说话，我不得不点头。彩虹又道：“可是，我在十三岁开始起，就和他成了笔友，他在和我三年的通信中，已使我彻底地了解了他的为人，了解了他的内心，为甚么一定要见他？为甚么我不能爱他？”彩虹的话，听来是振振有词的，但是那即是属于爱惜至上的理论，我不相信她的笔友如果是一个畸形的怪人，她还会维持她那种爱情。但一则为了她那种认真的神情，二则，妻正对我频频在使眼色，所以我便放弃了出言讥讽她的主意，只是笑着道：“你说得很动人”想不到这一句话，也引来了彩虹的反对，大声道：“什么叫我说得动人？表姐夫，但难道认为爱情是靠视觉来决定，而不是心灵来决定的么？”我实在忍不住笑，但我还是忍住了，我道：“好，那么我们该从头讨论起了，你有一个通信三年的笔友，你已爱上了他，他自然地爱你，他明天要来见你了，那么，我看不出这件事，和我有甚么可商量的，但你却说要和我商量这件事。”彩

虹犹豫着，没有出声，白素道：“彩虹要你陪她去接飞机！”我笑了起来，道：“要我这发霉的人和她一起去接飞机？给她那新鲜的爱人看到了，不怎么样吧？”彩虹一顿足，嗔道：“表姐夫！”我看她的脸袋涨得通红，真是急了，我忙道：“彩虹，别急，我只不过和你开玩笑而已，但是为甚么要我一起去接他呢？你们一定已商量好了各自戴甚么标志，以便互相识别的，对不？”彩虹皱起了眉，道：“表姐夫，我……很难说明为甚么，但是你是经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所以我才觉得要和你来商量一下。”我听了之后，更是大惑不解，这其中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彩虹看到我在犹豫，她便道：“我失让你看最后他给我的那封信。”我知道事情一定有点不寻常，是以我忙道：“好的，他信中说些甚么？”彩虹一面打开她的手袋，取出了一封信来，她的精神像是十分焦虑，道：“他写信给我，一直是很有条理的，但是这封信，不但字迹潦草，而且有点……有难语无伦次的样子。”我已伸手将信接了过来，抽出了洁白的信纸，那的确这一封极其潦草的信，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全文：“彩虹；他们一定不让我来见你，但是我却非来见你不可，我一定要来见你，你是我心爱的人，我怎能不见见我的爱人？如果他们的阻拦不成功，那么，我在十二日早上八时的都班飞机，可以见到你了，当然我希望你到机场来，或者我不能……我不能说甚么，他们一直在阻拦我，但是我想他们不会成功，但愿他们不成功，愿所有的一切都保佑我能见你。伊乐，你的。”我迅速地看完了整封信，然后抬起头来，道：“彩虹，仿佛有些人不让他来见你。”彩虹点头道：“看来像是那样，但是三年来，伊乐从来也未曾向我提及过他有些甚么和他有关系的人，是可以阻止他行动的。”我有点不明白，我道：“难道他只是一个人？譬如说，他的父母，或者他的监护人，或者他是像我那样发了霉的人，不赞成他千里迢迢，来看一个未曾谋过面的沙女，而且爱上她？”“不，不，”彩虹立时道：“伊乐没有父母，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他也没有监护人，他说有六个人是照料他的。”“他是一个富家子？”“我想是的，”彩虹说：“不然也怎可能有六个人照料他？但是表姐夫，我却不是为了这才爱他的，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对这一点，我倒是毫无疑问的，我略想了一想，道：“你是否曾想到，都想阻止他来见你的人，伊乐信中的所谓”他们“，就是都照料他的六个人？”彩虹摇着头，道：“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未曾想到他的行动，会受人阻拦，而从来也不能想像他会是一个那样没有勇气的人，会因为人家的阻拦，而改变了他的行动，使一定会来的！”我看出彩虹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态度神情，都是很认真的。

我又问道：“那么，在你的想像之中，他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呢？”彩虹一听，脸上焦虑的神情，立时消退了不少，自她的脸上，现出一种异样的光彩来。

她道：“伊乐几乎是一个完人，他甚么都知道，他学识之丰富，决不是我所能形容的，他……我想你见了他，一定也鲁喜欢他的。”我笑了起来，道：“你说得他那么好，那我一定要见一见他了。好的，明天我起一个早，你先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一齐到机场去。”我道：“那我却不能预言，你应该更明白这一点，因为你了解他，你有他的照片？”彩虹摇着头，道：“没有，我们没有交换过照片。”我皱了皱眉，道：“那么，你凭什么认出他来了？”彩虹想了一会，道：“我想我一看到他，就可以认出他来的，不知道为了甚么，我有这个感觉，感到他即使杂在一万个人中间，我也可以认出他的。”

彩虹仍不免有点忧虑，道：“表姐夫，你说他……会不曹终于不能成行呢？”我没有再说甚么，因为我明白彩虹为甚么会有那样的感觉。

她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她长期来与伊乐通信，久而久之，凭藉着她自己的想像，塑造了伊乐的形像。

虽然在她脑中塑造成功的伊乐，只是她的想像，但是她却固执地相信着这个想像。

笔友见面，往往会造成悲剧，那就是因为想像和事实，总是有距离，而有时距离，又十分之大的原故。

然而，对于彩虹和伊乐的事，我却并不十分耽心，因为伊乐不管怎样，总是一个环境优裕，而且勤力向学、学识丰富的年轻人。

也就是说，伊乐的实际情形，和彩虹的想像，可能不会相去太远的。

我只是道：“好的，但记得明天一早来？”彩虹和她的表姐，一齐离开了阳台，我继续看我的报纸，但是我发觉我的精神，竟不能集中在报纸上，我放下了报纸，向远处望去。

远处的山，被浓雾阻隔，形成一层层朦朦胧胧的山影，看来十分美丽，但是山上的建物，却也完全隐没看不见，我陡地感到，彩虹此际的心情，一定和我这时所看到的景象相类的；她有一个朋友叫伊乐，她甚至已爱上了他，但是，伊乐是甚么样子的，她却未曾见过，伊乐还躲在浓雾之中！

我伸了一个懒腰，希望明晨八时，飞机到达之后，浓雾便会消散，我们都可以见到伊乐。

## 第二部：出色之极的信件

第二天，早上六时半，天还只有朦朦光时，彩虹便已经来了。

幸而白素早已起身，连忙将我从床上拉了起来，等我见到彩虹的时候，是六时三刻。

彩虹经过小心的打扮，她选择了一件十分淡雅的服装，那件米白色的服装将她显得高贵、大方和成熟，我一看到她，便点头道：“彩虹，你拣了一件好衣服。”“那是伊乐设计的，表姐夫！”彩虹高兴地回答：“他是在三个月前，将图样、显色一起寄来的，他信中还说，经过了三年的通信，他深深地信这件他设计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一定是最适合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我道：“很不错，你的那位笔友，他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服装设计！”彩虹更高兴了；但不论她如何高兴，总难以掩饰她昨天晚上夜未睡的疲倦神态。

我心中已然感到，如果那个伊乐先生不能依时来到的话，那么对彩虹而言，一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素也在耽心这一点，她偷偷地问我，道：“你看表妹能见到她的笔友么？”我笑着回答：“不必紧张，就算她的笔友因故不能来，难道她就不能去看人么？”白素笑了起来，道：“你倒想得周到。”七时十分，我和彩虹一齐到机场了，一路上，彩虹不断埋怨我将车子开得太慢，又在每一个红灯之前顿足表示不耐烦，说城市交通管理不善。

但事实上，当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只不过七点四十分，彩虹急急地

到服务台前去询问，那班班机在八时正抵达，于是她又开抬抱怨时钟走得太慢，好不容易，飞机在跑道上停了下来，她又急不及待地奔向闸口。

在闸口又等了二十分钟，在那二十分钟之中，彩虹不住地攻击海关的旅行护照检查制度和行李检查制度，使我不得不劝她，道：“彩虹，你以为伊乐会喜欢见到一个一小时以来，不断埋怨这、埋怨那的女孩子么？”彩虹叹了一口气，“我多么心急想见他！”我当然明白她的心情，那是她的初恋，她不知为她初恋的对象作出了多少幻想，如今，她以为她的幻想会变成事实了，所以她不能不心急。

第一个旅客从闸口走出来了，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生意人，接着是一对新婚夫妇般的青年男女，然后是两个老妇人，再接着，是一队奇形怪状服装的乐队。

跟在那队乐队之后的，是一个身形高大，肤色黝黑，像是运动家一样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在走出闸口的时候，正在东张西望，彩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她推着我，道：“表姐夫，你过去问问他，他可能就是伊乐？我倒愿意这年轻人就是伊乐，是以我走向前去，向他点了点头，道：“阁下是伊乐先生？”那年轻人奇怪地望看我，道：“不是，我叫班尼。”我连忙向他道歉，后退了一步，回头向彩虹望了一眼，摊了摊手作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彩虹现出十分失望的神色来。

这时，那叫着班尼的年轻人，已和一个穿着软皮长靴和短裙的少女，手拉着手走开去了。

我看到彩虹又伸手向闸口指着，我回过头去，看到在几个绝不可能是伊乐的人之后，又有一个看来神情很害羞的年轻人，提着一只箱子，走出了闸口。

我知道彩虹的意思，她又是叫我去问那年轻人，是不是伊乐？那实在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差使，但是我既然陪着她来了，却也不能不问，是以我又走了上去，微笑着，道：“是伊乐先生？”那年轻人的神情有点吃惊，忙道：“不，不，你认错人了，我叫赵驹。”我不得不再度退了下來，回头向彩虹望去，彩虹面上失望的神色，又增加了不少。

我再继续等着，陆续又有四三个年轻人走出来，每一个年青人走出来，我总上前问他们是不是伊乐，但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不是”！

半小时之后，看来那一班班机的旅客，已经全走出闸口了，我退回到彩虹的身边。

彩虹咬着下唇，过了好一会，才道：“他，他没有来。”我安慰着她，道：“或许我们错过了他，待我去向空中小姐要旅客名单看看。”我向闸口走去，对一位站在闸口的空中小姐，提出了我的要求，那位美麓的空中小姐犹豫了一下，我向彩虹指了一指：“她在等一个她未会过面的笔友，不知是不是我们错过了他，还是对方根本没有来，所以才希望查看一下旅客名单。”他的笔友叫甚么名字？”空中小姐问。

“伊乐。”我回答。

空中小姐开始查看她手上夹子上的旅客名单，她查阅得十分小心，且结果她还是摇了摇头，道：“没有，这班客机上没有这位先生。”我向她道了谢，那位空中小姐十分好心，她又告诉我，一小清后还有一班客机，也是从那个城市中飞来的，或许他在那班客机上。

我再次向她道谢，然后回到了彩虹的身边，向她转达了那位空中小姐的话。

彩虹叹了一口气，道：“不会的，他既然在信上说得很清楚，是搭八时正抵达的那班飞机来，不会改搭下一班的，一定是他信中所说的都些人，不让他来，可是，他为甚么会被人阻拦得住呢？”我很不忍看彩虹那种沮丧的神情，道：“你可以写一封信去问问他。”彩虹摇摇头，道：“不，我要打一封电报去问他，叫他立时给我回电。”我道：“好，那也是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立时在机场拍发这个电报，你记得他的地址么？”彩虹勉强笑了一下，道：“表姐夫，我和他通信通了三年，怎会不记得他的地址？”我陪着彩虹去拍出了那封电报，电文自然是彩虹拟的，我不知道内容，但是那一定相当长，长到了彩虹的钱不够支付电报费而要我代付的程度！

彩虹在和我一起离开机场时，才道：“表姐夫，回电地址，我借用你的地址，我怕爸爸突然看到有电报来，会大吃一惊。”我忙道：“那不成问题，我们一齐回家去等回电好了，我想，不必到中午，回电一定可以来了。”彩虹满怀希望而来，但是却极度失望地回去，一路上，他几乎一句话也未曾讲过。

到了家门口，白素迎了出来，一看到我们两人的神情，她也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了！

而彩虹则立即向她的表姐奔了过去，哭了起来。

白素忙用各种各样的话安慰着彩虹，我自显自走了开去，心中在暗忖，这件事，是不是就只是伊乐忽然受了阻拦，不能前来那样简单？但是我想来想去，却不可能有别的甚么事发生，是以我也只将彩虹的哭泣，当作一种幼稚的行径，心中多少还有点好笑的感觉。

彩虹足足哭了一小时有余，然后，她红着哭肿了的双眼，在门口等回电了。

我告她，电报最快，至少也得在十二时才会来，但是她都不肖听我劝，咬着唇，一定要等在门口。

读者诸君之中，如果有谁嗜试过去劝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叫她不要做傻事，那就可以知道，那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劝了两次，也不再劝下去，任由得她在门口等着。

这一天清晨时分，还见过一丝阳光，但是天色越来越阴沉，到了将近中午，天色黑得如同黄昏一样，而且还在下着雨。

彩虹一直等在门口，我也知道她一直等在门口，因为白素不时走进来，在我面前唉声叹气。

一直到达了中午，已快到一点钟了，我才听到白素在劝彩虹不要再等，但彩虹则固执地道：“别理我，表姐，你别理会我好不好？”白素又来到我对面坐了下来，她刚坐下，便听得门口传来了一声吆喝，道：“收电报！”我们两人一齐跳了起来，一齐奔下楼梯，到了大门口，我们看到送电报的人，已骑着摩托车走了，而彩虹手中，则拿着一封电报，一动不动地站着。

由于她背对着我们，我们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但是我的心中却在奇怪，何以她等了两三个钟头，等到了电报，却不将之拆开来？我的心中正在奇怪，白素已忍不住道：“彩虹，快将电报拆开来看看，伊乐怎么说？”彩虹本来只是木头人一样地站着的，但是白素的话才一说出口，她的身子，便像是雷殛一样，震动了起来，她转过身来。

她脸上可以说一点血色也没有，她望了我们一眼，将手中的那封电报，放在桌上，就向外走了出去。

我一个箭步跳向前去，伸手抓起那封电报来。

一抓到了那封电报，我便已明白何以彩虹的脸上，会变得一丝血色也没有了。

那并不是伊乐的回电，而且不过是电报局的通知书，通知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尊驾于上午八时四十二分拍发之电报，该地址并无收报人，无法投递。

没有伊乐这个人了！

我抬起头来，彩虹像是一个梦游病人一样，仍然在向前走着，我大叫一声，道：“快去追她回来。”白素奔了出去，她本来也是对中国武术有极高造诣的人，但自从结婚以来，她几乎还未曾用那样快的速度奔跑过，她赶到了彩虹的身边，她几乎是将彩虹硬生生拉进屋子来的。

她又接着彩虹扛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忙道：“彩虹，别着急，事情总有办法的。”彩虹缓缓地摇着头，我也不知道她摇头是什么意思，我又道：“彩虹，最主要的是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故意在避开问你。”“不会！”彩虹立即回答。

“那就行了，那我们就可以假定，是有一些人在阻拦着他和你的儿面，那种阻拦，一定可以打破的，请你相信我。”彩虹苦笑，道：“怎么……打破它呢？”“首先，我要研究研究伊乐这个人，彩虹，三年来，他的来信，你都藏着？”“是的。”“拿来给我看，你从他的信中，或者看不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却是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

彩虹略有为难的神色，但是她随即点头道：“好的我这就回家去拿。”我忙道：“叫你表姐陪你去。”彩虹苦涩地笑着：“不必了，你认为那样经不起打击！就算只是我一个人，也可以经受得起，何况还有你们两人帮助我。”我道：“我的意思是叫你的表姐驾车送你去，那你就快快些回来我实在急于知道这个伊乐是怎样的人和他的家庭背景。”白素听得我那样说，立时便挽着彩虹，向外走了出去。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思索着何以那封电报，会无法递交的原因。

我心想，唯一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伊乐的家人，反对伊乐和不相识的少文谈情说爱，伊乐所住的那个城市，正是民风十分保守的城市但是我还是不能肯定，那必须等我看到了伊乐的全部来信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白素和彩虹在半小时之后就同来了，在彩虹的手中，捧着一只盒子当她揭开盒盖的时候，盒中满满一盒是信，至少有一百多封。

在信封中，她还都小心地注明收到的日期，和将信编了号。

我接过了所有的信，道：“别来打扰我，我要好好研究这些信件。”我走进了书房，关好了门，开始根据彩虹的编号，看起伊乐的信来。

伊乐的信，在开始的二三十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到了编号“三十”之后的那些信，都是一篇辞情并茂，罕见的散文！

真难使人相信，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那是伊乐的信中说的)，会有那样美妙的文笔。

而越向下看去，越是令我惊异，因为伊乐不但文笔好到了极热，他知识的渊博，更是使我叹为观止，他几乎什么都懂有，一封极长的信，是和彩虹讨论第二次世界大载后期的太平洋逐岛战的，我不以为像彩虹那样的

女孩子，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但是，任何女孩子面对着那样知识深邃的讨论，都会心仪的。

那一封长信，我相信即使叫富时盟军最高负责人来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些。

而他几乎是什么都懂的，大约彩虹曾写信给他向他，诉说过一些身体不舒服的事，所以有一封信中，他开列了一张中药方。

在那张中药方下面，彩虹写着一行字：只喝一次就好了，不过，药真苦！

二十岁的年轻人，会开中药方子，而且药到痛除，会讨论文学、艺术，军事、政治、考古、历史、地理，种种问题，曾作最佳妙的时装设计。

老实说，我再也不奇怪彩虹虽然未曾见过他，但是如会爱上他了。

关于他家庭中的事，伊乐说得很少。

他看来没有儿兄弟姐妹，也没有父母，但是的确，他会提到有六个人在侍候他，他还会提及过一个“脾气古怪，经常补充他知识”的老人。

但是他未曾说明那老人和他的关系，看来像是家庭教师。

我一封又一封信看着，一直看到几乎天亮，我才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有的信中，绝没有一封，是谈论到运动的！

彩虹是一个十分好动的少女，几乎每一种运动她都喜欢，但是伊乐在这方面的趣味，显然是和她不合的，因为伊乐对于世界知名的一切，和历次世界运动曹的经过，都知殖得十分详细，然而他的信中却从来未曾提及他自己曹参加过什么运动！

当我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已对整件事，有了一个概念！

我闭上了眼睛，在我的眼前，好像已浮起了一个有着一双充满了智慧的眼睛，但是面色却异常苍白的青年人，我似乎还仿佛看到这个青年人坐在轮椅上，他是残废，生理上有缺憾，这就是他最后终于不敢来见彩虹的原因。

而我也像是已看到了结局，彩虹是一个有着如此狂热情绪的少女，不论伊乐是怎样的一个，她既然已爱着他，一定仍会爱他的。

于是，我又好像看到了大国圆的结局。

但是，我知没有再向下想去，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所设想的，太像一篇令人作呕的流行小说或是爱情文艺悲喜剧了。

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会有那样的情形，真是天晓得。

我在书房的安乐椅上躺了下来，睡了两个来钟头，然后才打开了书房门。

### 第三部：一个大军事基地

我一打开书房门就吓了一跳，因为彩虹竟挨在门框上睡着了。

我的开门声惊醒了她，她睁开眼，跳了起来，道：“表姐夫，你在他的信中，看出了一些什么来？”我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道：“彩虹，伊乐像是不喜欢运动，对不？”彩虹点了点头，道：“是的，他信中从来也未曾向我提起过参加任何运动过。”我慢慢向前走着，彩虹跟在我的后面。

我又道：“他的信中，好像也从来未曾提及过他曹到什么地方去玩或是

去游历，对不对？”彩虹点了点头。

我站定了身子，这时白素也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我又道：“伊乐给你的所有的信，谈的都是静态的一面，全是他所知的一切，他为什么从来也不谈起动态的一面，例如他今天做了什么、昨天做了什么，难道你的信也是那样的。

“彩虹又呆了半晌：“当然不是，我常告诉他我做了些什么，我曾告诉他我打赢了全校选手，取得了乒乓球冠军，我告诉他很多事。”我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些，道：“彩虹，那你可曾想到他为什么从来不向你提及他的行动？”彩虹怔怔地望着我半晌，才道：“表姐夫，你的意思是他……他……”彩虹像是不知道该如何措词才好，或者是她已然想到了其中的关键，但是由放心中的震惊，所以讲不出来。

我接上口去，道：“他一定有异乎常人的地方，彩虹，你明白了么？”彩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表姐夫，你是说，伊乐是残废？他不能行动？”“那只是我的猜想，彩虹。”为了怕彩虹受的打击太大，我连忙解释着。

彩虹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向前走去，她是向着一堵墙走去的，在她几乎要撞到那幅墙时，我叫了她一声，她站定了身子。

她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也不出声。

我和妻互望了一眼，各自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我已将我一夜不睡，研究伊乐来信，所推测到的结果，对彩虹说了出来。

对彩虹两言，那自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果，彩虹自然深受打击，而我们也无法劝说。

过了足有三五分钟之久，彩虹才转回身来。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她面上的神情，却不像是受了什么深重的打击，而相富开朗。

她道：“伊乐真是太傻了，他以为他自己是残疾、我就会不爱他了么？”这正是我昨天晚上便已经料到的结果，我笑了笑，不置可否，彩虹虽然只有十六足岁，但是她是个早熟的孩子，我相信她自己已有决定能力。

彩虹又道：“他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我一定要好好地责备他，现在，事情已很简单了，”“你有了解决的办法？”我问她。

“是的，他不肯来见我，那么解决的方法自然是我去见他！”彩虹十分坚决地说。

彩虹会讲出那样的话来，我也一点不觉得意外。

可是，在这时候，我总觉得我对伊乐的推测，可能是犯了什么错误。

但是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却说不上来。

我只是想到，要来看彩虹那也是伊乐自己的提出的，他之所以不能成行，好像并不是受了他自己自卑感的影响，而是因为有人在阻拦。

如果他是一个十分自卑的残废者，那么，他如何会有勇气表示要来见彩虹呢？但是这一个疑问，我暂时无法解决。

而白素听得彩虹说她要去见伊乐，白素不禁吓了一大跳，忙道：“表蛛，那怎么行？舅父、舅母第一不言答应，你学校也不会让你请假的！”然而彩虹却固执地道：“我不管，我什么也不管，我一定要去见他我已不算小了，我可以去见他的。表姐夫，谢谢你替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她向我们挥了

挥手，跳下了楼梯走了。

白素叹了一口气，道：“理，你看着好了，不必一小时，我们这里，一定会热闹起来了。”我明白她那样说是什么意思，是以只是笑了笑。

白素的估计十分正确，不到一小时，彩虹又回来了，她鼓着腮，一副闹别扭的神气。

和她一齐来的，是白素的舅父，满面怒容，再后面便是白素的舅母，鼻红眼肿，正在抹着眼泪。

凡是女儿有了外向之心、父母的反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父亲发怒，母亲哭。

做父母的为什么总不肯想一想，女儿也是人，也有她自己的，独立的意见？白素的舅父在年轻的时候，是三十六帮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时虽然已届中年，而且经商多年，但是他发起怒来，还是十分威武迫人。

我和白素连忙招呼他们坐了下来，舅母哭得更大声了，拉着白素的手，道：“你看，你叫我怎么办？她书也不要读了，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去看一个叫伊乐的人，谁知道这个伊乐是什么样的人！”舅父则大声吼叫着，道：“让她去----她要去就让她去，去了就别再回来，我当没有养这个女儿。”而彩虹呢，只是抿着嘴不出声。

脸上则是一副倔强的神熊。

舅母听得舅父那样说，哭得更厉害了，白素悄悄地位着我的衣袖，道：“你怎么不出声？”本来，我不想将这件事揽上身来的，因为彩虹那样的爱情，在我这已“发霉”人看来，也未免是太“新鲜”一些了。

但是，如今的情形，却逼得我不能不出声，不能不管这件事了，我叹了一口气，道：“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听从我的解决办法？”舅母停止了哭声，舅父的怒容也稍卸，他们一齐向我望来，我道：“看彩虹的情形，如果不给她去，当然不是办法，但是她却从来未曾出过远门，而且那边的情形，究竟怎样，也不知道，唯一的办法是由我陪她去，你们可放心么？”我话才一出口，舅母已然频频点头。

“舅父呆了半晌，才道：“谁知道那伊乐是什么人，彩虹年纪还轻，只有十六足岁----”不等他讲完，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是以我忙打断了话头，道：“所以，你们两位必须信得过我，给我以处理一切之权，我想表妹也愿意和我一起去的。”我向彩虹望去，她点着头。

舅父面上，已没有什么怒容了，他叹了一口气，道：“只是麻烦了你，真不好意思。”我笑道：“千万别那么说，我们是自己人，而且那城市是一个十分好玩的地，我还未曾去过，正好趁此机会好去玩一玩。事情如果就那样决定了，那我立即通知旅行社，替彩虹办旅行手续。”他已经同意彩虹去探访伊乐了，可是当他向彩虹望去时，还是沉着脸，“哼”地一声，我和白素两人，心中都觉得好笑，因为世上决不会有人，再比他爱彩虹爱得更深的了，但是他却偏偏要摆出父亲的威严来，那确然是十分有趣的事。

我留他们晚饭，第二天开始，彩虹就准备出远门了。

五天之后，一切手续都以十分快的速度办好，下午十二时，我和彩虹一齐上了飞机，向南飞去。

在飞机上，我对彩虹道：“我们到了之后，先在酒店中住下来，然后，再由我一个人，根据地址去看看情形，你在酒店等我？”彩虹立即反对：“不，我和你一起去。”我道：“那也好，但是你必须作好思想准备，我们就算依址

造访，也不一定见得到他，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能观测的曲折在。”彩虹的面色又变得苍白，道：“会有什么曲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定尽我所能，使你见到伊乐。”“表姐夫，如果伊乐是一个残废，你想爸会怎样？”“别问爸会怎样，妈会怎样，彩虹：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问你自己怎样就可以了！”彩虹点着头，她忽然抱歉地对我笑了笑，道：“表姐夫，我曾说你发霍了，很对不起。”我被她逗得笑了起来，道：“你不必介意，我和你未曾相差一代，但却也差半代，在你看来，我们这些人，就算不是发霍，至少也是变了味儿。”彩虹也笑了起来，飞机在云层之上飞着，十分稳定，彩虹大约是连日来太疲倦，不一会就睡着了，我闭上了眼睛，在设想着我们可能遇到的事。

飞机降落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那城市的机场，不算落后，可是办事人员的效率，却落后到了可怕的程度，在飞机场中足足耽搁了一小时，至少看到了十七、八宗将钞票夹在护照中递过去的事，才算是通过了检查，走出了机场，已经是万家灯火了。

我们搭车来到了早已订好的酒店之中，才放下行李，彩虹便嚷着要去找伊乐了。

我一则扭不过彩虹，二则，我自己也十分心急，也想早一点去看看伊乐是怎样的人，我通知侍役者我们找一辆由中国人驾驶的出租汽车，等到侍役通知我们，车子已在门口等候之后，我们下了楼。

那司机看来更老实，我将伊乐的地址讲了他听，他听了之后，扬起了双眉，现出奇怪的神色来，我道：“我们到了之后，你在外面等我们，我会照时问付酬劳给你的，你可愿意么？”“愿意，当然愿意，”司机回答着，他忽然又问：“先生，你是军官？”我呆了一呆，实在不知道那司机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我道：“不是，你为什么那样问？”“没有什么！”司机打开了车门，“请上车。”我和彩虹一齐上了车，车子向前驶去，城市的夜景十分美丽，虽然有一些小街巷十分之简陋肮脏，但是在夜晚，它们却是被夜色隐藏起来的，可以看到的，全是有霓虹灯照耀的新型建筑。

渐渐地，车子驶离了市区，到了十分黑暗的公路上，我不免有些奇怪：“你记得那地址么？”“记得的，先生。l”是在郊区？”“是的，离市区很远，那是一个小镇----要经过了一个小镇之后，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哦，”我心中十分疑惑，那是什么地方呢？我没有再问，因为看来那司机不像在骗人，所以只好由得他向前驶去。车子以每小时五十哩的速度，足足驶了四十分钟，才穿过了一个小镇。但是那却不是普通的小镇，那镇的房屋全，都十分整齐、干净，而且，房屋的式样，都是划一的，当车子经过一座教堂之际，我更加惊疑！如果在领上看到一座佛寺，那我一定不觉得奇怪，因为这里的佛寺是世界知名的，但是我却看到了一座教堂，我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镇？”司机道：“这镇上住的，全是基地中的人员。”“基地，”我更奇怪了，“您说什么基地？”司机突然将车子停了下来，转过头，扭亮了车中的小灯，用十分奇怪的眼光看看我，将我刚才告诉他的地址，复述了一遍，道：“先生，你不是要到那地方去么？”“是啊，那是----”“那就是基地，是市郊最大的军事基地。”我呆住了，那实在是再也想不到的事情，难怪那司机曾问我是不是军官，因为找要去的地方，正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

难道伊乐竟是军事基地中的一员？如果他是的话，那么他又如何可能

是残废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曲折？本来，我已想到了好几套办法，来应付我们见不到伊乐的场面的，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伊乐的地址，会是一个重事某地！

我连忙向彩虹望去，彩虹也知道了我的意思，她急忙道：“是那个地址，三年来，我一直写的是一这个地址，他也一直可以收到我的信！”在那样的情形下，虽然我心中十分乱，但还是需要我的决定，所以我道：“向前去。”司机道：“先生，你连那地址是军事基地也不知道，我看你是很难进去的。”我吸了一口气道：“你只管车我们去，到了不能再前进的时候，由我来应付，决计不会使你为难的，你只放心好了。”我虽然那样对司机说着，但是到时究竟有什么办法可想，我却一点也想不出来。

而且，要我想办法的那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车子又向前驶出了半哩，便看到了一股强烈的光芒，照在一块十分大的招牌上。

那路牌上用两种文字写看“停止”。

还有一行较小的字则是“等候检查”。

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路牌之后，是十分高的刺铁丝网，和两条石柱，石柱之旁，各有一只岗亭，在两只岗亭之间的，是一扇大铁门。

大铁门紧闭着再，向前看去，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灯光，那是远处的房屋中传出来的，在基地之中，好像还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机场，但因为天色很黑，是以看得不是十分清楚。

司机停下了车，两个头戴钢盔，持着冲锋枪的卫兵，走了过来，一边一个，站在车旁。

彩虹吓得紧握住我的手，她一直在和乎的环境中长大，几时曾见过那样的阵仗，那两个卫兵中的一个，伸出手来，道：“护件。”我感到喉头有些发干，但是我还是道：“我没有证件，我们刚从另一个城市飞来，是来找一个人的，我们希望见他。”那两个卫兵俯下身，向车中望来。

他们的眼光先停留在我的身上，然后又停在彩虹的身上，打量了我们一分钟之久，其中一个才道：“我想你们不能进去，基地是绝不准没有护件的人出入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忙道：“是不是可以通知我们要见的人，请他出来见我们？”卫兵略想了一想，道：“好，他叫什么名字。”“叫伊乐。”彩虹抢着说。

“军衔是什么？”卫兵问。

彩虹苦笑着：“我不知道他有军衔，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军人。”卫兵皱了皱眉道：“那么，他是在哪一个部门工作的，你总该知道。”彩虹又尴尬地摇着头，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写信给他，写这个地址，他一定收得到的。”彩虹又将那地址念了一遍。

卫兵摇着头道：“不错，地址是这衰，但那是整个基地的总称，看来很难替你找到这个人了，小姐。”我忙道：“那么，他是如何取到来信的呢？”卫兵道：“通常，没有写明是什么部门的信，会放在饭厅的信插中按字母的编号排列，等候收信人自己去取。”我道：“那就行了，这位伊乐先生曾收到过这位小姐的信，三年来一直如此，可见他是这某地中的人员，你们能不能替我查一查？”那卫兵显得十分为难道：“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如果你们明天来，和联络官见见面，那么或者可以有结果的，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了。”我也知道，如果再苛求那两个卫兵，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拍着彩虹的于臂，

道：“看来我们只好明天再来一次了！”彩虹无可奈何地点着头。

那司机显然不愿在此久留，他已急不及待掉转了车头，向回途驶去，不一会，又经过了那小镇，四十分钟后，又回到了市区。

#### 第四部：根本没有这个人

当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她进了自己的房间，道：“表姐夫，我想睡了。”我安慰着她，道：“明天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了，你不必着急，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彩虹苦笑着，点着头，关上了房门，我回到自己的房中，我叹着气倒在床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直到我被一阵拍门声惊醒，睁开眼睛来，才知道天色已经大明了。我连忙开了门，彩虹已是满面埋怨之色，站在门口，道：“表姐夫你忘记我们要做什么了？”“记得，记得，”我连忙说：“我是立时可以出发的，但我们去得太早也没有用，你吃了早餐没有？”“我吃不下。”彩虹摇着头。

我匆匆地洗了脸，我的动作已经够快的了，但是还被彩虹催了六七次之多，我们一齐走出酒店的大门，门童替我们叫来了车子。

四十分钟之后，我们又在昨天晚上到过的那两个岗亭之前了，我向卫兵解释着，我们要找一个人，他是在这个军事某地中工作的，他叫伊乐，并且告诉他，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来过，我们希望能见联络官。

一个卫兵十分有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他回到岗亭去打电话，另外有一个卫兵，用枪对准了我们，那出租车的司机，吓得面色发白，身子也在发抖。

那卫兵在五分钟后，又来到了车旁，道：“麦隆上尉可以接见你们，但是你们不能进基地去，没有特准的证件，任何人都不准进基地去的，这是最高当局的命令，谁也不能违反。

“我问道：“那我们如何和这位上尉见面呢？”“在前面的驻守人员宿舍中，另有一所办公处，是联络官专用的，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见他。而且你们也不能再到这里来，这种行动是不受欢迎的。”我苦笑着，道：“如果我们找到了要找的人，你想我们会喜欢到这里来么？”那卫兵没有说什么，挥着手，令我们快快离去。

驶到了那小镇的尽头处，在一所挂着“联络官办事处”的招牌的房子前停了下来。

我和彩虹下了车，走进那房子去，一个年轻的军官拦住了我们，在问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他便将我们带到了一间办公室之前，推开了门。

在那办公室中，坐着几名军官，一名女少尉抬起头来，那年轻军官道：“这两位，就是想见麦隆上尉。”“上尉正在等他们，请进。”女少尉说。

我和彩虹走了进去，那女少尉用对讲机将我们的来到，通知麦隆上尉，然后，我们又被带到另一扇门前，敲了门，等里面有了回答之后，才走了进去，见到了麦隆上尉。

麦隆上尉的年纪也十分轻，大约不会有三十岁，态度和蔼。

我们在他的面前，坐了下来，我又将彩虹和伊乐间的事，详细向他讲了一遍。

麦隆上尉的耐心也十分好，他用心地听着。

最后，我提出了要求，道：“所以，我想请阁下查一查，那位伊乐先生究竟是在基地的那一部份工作的，并请你通知他，请他和我们见见面。”在听了我的要求之后，麦隆上尉的脸上，现出了十分为难的神色来他沉吟了半晌，才道：“卫先生，高小姐，我十分愿意帮助你们，可是这件事，如在太为难了。你们或者不知道，我们这军事基地，是需要特别保守秘密的----”我道：“上尉，天下大约也没有不需要保守秘密的军事基地。”“是的，但是我们的军事基地是特殊的，基地中的人员，甚至是不能和外界人士接触的！”我摇颠道：“不致于吧，基地中的人员，也有眷属，这小镇不是全为他们而设的么？”“是的，但是所有的眷属，都经严格的审查，两位远道而来----”麦隆上尉礼貌地住了口，他不必讲下去，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意思那是他说我们的来历不明，要求又奇特，实在是十分可疑的人物。

我早已料到了这一点，是以我摊了摊手，道：“上尉，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没有别的证件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但是阁下不妨和贵国的最高警务总监联络一下，向他了解一下这种证件持有人的身份。”我一面说，一面将一份证件，放在他的面前。

那是国际警方发出的一种特殊身份的证明，世上持有这种身份证明的人，大约不会超过六十人，我因为在不久之前，曾帮助国际警方对付过意大利的黑手党，事后经过我的要求，得了这样一份证件。

那证件上，有五十几个国家最高警务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而持有这证件的人，在那五十几个国家中，都可以得到特许的行动自由，但麦隆上尉以前显然未曾看到过这样的文件过。

所以，他好奇地看看这份证件，看了好一会才道：“好的，我会打电话去问，请你们到外面去等一等。”我和彩虹退了出来，在外面等着。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上尉办公室的门才又打了开来，他笑容可掬地请我们进去，道：“卫先生，你的身份已经查明了，警务总监和国防部也通过了电话，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你，我立即和基地的档案室联络，请坐！”我们又在他的面前坐了下来，他拿起电话，接通了基地的档案室，要他们查伊乐这个人，一查到之后，立时打电话通知他。

然后，他放下电话，和我们闲谈着，彩虹几乎没有讲什么话，她只是心急地望着办公桌上的那一只电话。

麦隆上尉显然是一个忙人，几乎不断有电话来找他，也不断有人来见他。

每一次电话铃响起来，我都看到彩虹的脸上，现出了充满希望的神色来，但是在上尉讲了几句话之后，她就又变得十分失望。

我们足足等了四十分钟之久，那是十分难捱的四十分钟，彩虹已然焦急得不耐烦了，终于，又一次电话铃响了，麦隆上尉拿起了电话：“是的，我是麦隆上尉，你们的调查结果怎样？”我和彩虹两人，立时紧张了起来，但是我们都听不到电话中的声音，只听得麦隆上尉在怔了片刻之后，道：“不会吧，怎么曾查不到？是的，他叫伊乐，你肯定基地内根本没有这个人，请你等一等！”他抬起头来，道：“档案室已查过了基地上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士兵的名单，卫先生，没有伊乐这个人！”彩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她紧抿着嘴，却是一声不出，但是我却可以看得出，她是随时可以大声哭出来的。

这样的结果，对于我来说，却不觉得是十分的意外，因为我早已料到

过，“伊乐”这个名字，可能只是一个假名，因为伊乐的工作单位也未曾告诉过彩虹，彩虹寄给他的信，自然是放在食堂中任人自己去取的，那么，他用一个假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如今，基地所有人员之中，既然没有这个人，那么，他用的假名，这一件事更可以肯定了。

我心中突然对这个“伊乐”恨了起来，他竟是如此无耻卑鄙的骗子，竟用一个假名字来和彩虹通信，令得彩虹对他神魂颠倒，这家伙，我绝不能那样轻易地放过他的！

事情发展到现在，看来已经很明朗化了，伊乐是一个假名，使用这假名字的人，一定是在那军事基地之中，只过他的真名叫什么还不知道，但是要查出他的真名，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忙对麦隆上尉道：“请你让我直接和这位档案室的负责人讲几句话，可以么？”上尉向着电话，道：“中校，那位卫先生要和你讲几句话，是的，请你等一等。”上尉将电话交到了我的手中，我首先道：“我是卫斯理，对不起得很，我可能打断了你日常的工作，但是我一定要查到这个人。”电话那边是一个相富诚恳的中年人的声音，他道：“我是谭中校，真对不起，我们查遍了所有单位的名册，都没有阁下要找的那个人可是，他一定是在基地之中，伊乐可能是他所化的一个假名。”“那我就没有办法了。”谭中校为难地回答：“我又有什么办法，知道谁是假化了伊乐这个名字的人呢？基地中有上千名人员！”“我却有办法的，你愿意帮助我们么？”“请你相信我，我们绝对有诚意帮助你的，国防部曾引述警务总监的话，说你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要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中校这样说，我倒真放心了，我又道：“三年来，写信到基地中，写着伊乐的名字，不但信有人收，而且每一封信，都有回信，收信的那人，自然是在食堂的信插中取到来信的，对么？”谭中校略停了片刻，才道：“我想是的。”“那就很易办了，我们再寄一封信来，和以前的信一样，那信也必然被插在食堂的公共信插之中，只要你派人监视着食堂，就可以知道，那封信是什么人取走的了。”谭中校沉吟了一下，道：“你这个办法不错很有用，但是……但是这样的监视，和我们军队的一贯传统，知是不相符合的。”“中校，”我说着：“在基地中，有一个人格可称是十分卑鄙的人他虽然未犯军纪，也没有触犯法律，但是他却用十分卑鄙的手段伤害了一个少文的心灵，我想，如果有机会给他叛国的话，他一定不会迟疑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总也想将他找出来的！”我的话说到后来，声音已相当激动。

谭中校也显然给我说服了，他立时道：“好，我亲自去监视谁将会取走这封信，你去投寄这封信好了，请留下你酒店的电话号码，我将会直接和你联络的。”我将酒店的名称和我住的房间号码，告诉了谭中校，谭中校挂上了电话。

我也放下了电话，转过身来，道：“多谢你，上尉，多谢你的帮助麦隆上尉的两道浓眉紧蹙着：“卫先生，高小姐，我们的军队之中竟有那样卑鄙的无聊人，连我也觉得难过。”我苦笑了一下，彩虹望着窗外，她的声音听来很不自然：“没有甚么。”麦隆上尉道：“一星期之后，我会有半个月的假期，如果你们还未曾离去，我愿意陪你们一齐参观游历我们的国家，也算是----我的一份歉意。”我忙道：“上尉，你又没有做什么事损害了我们，又何必表示歉意？”麦隆上尉叹了一声：“可是使得高小姐伤心的人，却和我在同一部队。”麦隆上尉的话才说出口，彩虹已突然转过身来，她道：“我没有

伤心，上尉，那不值我伤心！”必再写什么信了，我们回去吧，就富从来也没有这件事发生过好了。

“我立时道：“不行，我非得将这小子从基地中揪出来给他吃一难苦头，他别以为那样做，不必负什么责任，法律或者将他不能怎样，但是我的拳头，却不会放过他，你快写！”彩虹叹了一口气，道：“表姐夫，他一直在愚弄看我，而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他也不能再愚弄我了，还生甚么事呢？”我大声道：“不行，你快写信封，一定要将他找出来！”彩虹显然也不知道我执拗起来，也那样难以被人说服，她望了我一会，按钟吩咐侍者拿着信纸信封进来，她对着空白的信纸发呆。

我道：“不必写信了，写了一个信封，塞一张白纸进去，也就可以了。”彩虹又呆了半晌，她显然是想到了她以前和伊乐通信的情形，是以心中难过。

以前，她在写信给伊乐的时候，可能不住地在幻想，在她的幻想中伊乐可能是一个风度翩翩，学识丰富，热情诚实的青年人，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但是现在，幻想如完全被残酷的事实所粉碎了，伊乐是一个化名，是一个不负责任，没有人格的骗子的化名了！

彩虹呆坐了好久，才写好了信封，我连忙随便摺了一张白纸，塞了进去，亲自到邮局，将那封信寄了出去，在寄出了那封信之后，我就开始等待谭中校的通知，我估计那封信，至迟在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寄达军事基地了。

那也就是说，最迟到明天中午，我就应该接到谭中校的电话了。

我一步也不离开我的房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一时左右，电话铃果然响了起来，那边才“喂”了一声，我便已听出那是谭中校的声音，我忙道：“中校结果怎样？”“我看到了那封，信卫先生，它一早就被插在信插中，但是午饭已开过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到过食堂，可是并没有人拿走那封信。”我不禁呆了一呆，这件事，倒颇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和彩虹到了这里，并且向基地方面调查过伊乐，这件事，伊乐是不应该知道的。

伊乐既然不知道我们已在调查他；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去取那封信！

我呆住了不出声，谭中校又问我，道：“卫先生，你看这件事应该怎历办？”我道：“让那封信仍然留在信插中，或许那家伙不想在人太多的时候取走它，中校请你继续进行监视，直到他取走信为止。”谭中校说：“好的，看看情形发展如何。”我放下了电话，向彩虹看去，彩虹的眼皮还有点肿，但是她的神熊却是镇定了许多，她走向窗口，望着街上，道：“表姐夫，我们该回去了。”我道：“你可以先走，你离开学校太久了，也不十分好，但是我却要留在这里，继续查下去。”彩虹略想了一想，便同意了我的建议，道：“好的，那我一个人先回去。”我连忙向航空公司查航机的班期，当天下午，就将她送上了飞机。

送走了彩虹之后，我的心中轻松了不少，因为我本来最怕彩虹受不起那样的打击，她想到了回家，想到了学校，那我可以说已没有什么顾虑了。

那样，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来对伊乐这臭小子了。

## 第五部：冒险入基地